點滴

跟《文匯報》結緣的「點滴」

陳復生

時光倒流超逾40年，當時仍在浸大上學、又同期在無綫電視主持和演戲的我，每天總會抽出小段時間，在學校圖書館、或電視台化妝間、更衣室，親自執筆，寫滿一頁又一頁的原稿紙。只要每天在下午5時前完成寫作，送稿人自會將我的每日專欄稿件，穩妥送抵當時辦公樓仍設在灣仔的《大公報》和《文匯報》。

那是個傳真機尚未發明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初，每天寫稿和送稿要勞煩這位風雨不改都上廣播道五台山收取文件、再發送各大報館的送稿人，他戴上頭罩、騎着電單車，每次道謝時都看不清他的臉孔便遠去了……要將電視台當日發放的公關宣傳稿於黃昏前送抵各報館，排版校對後翌日見報，需要分秒必爭。

有時錯過了送稿時間，就要麻煩父親或母親駕車替我送稿，以免開天窗。當年有幸首先在《大公報》執筆專欄「我語您」，每天跟讀者分享上學和拍戲的生活。數月後，《文匯報》負責主編副刊的吳秀聖大姐竟親自邀約每天在副刊執筆專欄，當時的副刊專欄作者，高手名家雲集，且人生閱歷豐富，真使年輕的我受寵若驚。吳大姐更提議以抒發情懷和人生感受的題材為主，跟「我語您」有別。於是，母親替我的專欄取名「點滴」，寓意深遠。

記得有一年《文匯報》舉行報慶聚餐，有機會見到吳大姐，原來她是一位慈祥和藹的長輩，席間同座的副刊作者們，全都是著名的文壇前輩，對自小喜愛寫作和閱讀的我來說，能夠跟他們一起筆耕副刊，真是與有榮焉，更要感謝吳大姐對我的知遇！

可惜後來電視台工作益見繁忙，專欄只堅持了兩年多便中斷，但對《文匯報》始終有份濃厚情誼、特別親切。歲月匆匆，轉瞬40年，2020年再跟《文匯報》結緣，重啟「點滴」專欄，要感謝副刊版主任兼好友小玲。昔日年輕的我，漸已成為資深一輩，從前手執紙筆、轉折送稿，今天只需彈指按動手機電腦，瞬即收稿，喜見科技進步，日新月異。難得的是縱使世局變幻莫測，《文匯報》仍堅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藉此報慶75周年，祝願《文匯報》繼續浩然正氣，天地長存！

◆當年，作者的專欄稿要每天送往昔日灣仔道的《文匯報》。 作者供圖

文公子手記

懷念張煊昌博士

文公子

在風球高懸的9月1日一早，忽聞噩耗，對香港中文大學及校友事務貢獻良多的聯合書院校董會前主席、聯合書院校友會永遠榮譽會長張煊昌博士，已於8月30日晚與世長辭。

張博士生於1929年8月，剛好度過94歲生辰。他本入讀華僑工商學院，主修經濟；及後5間專上院校包括華僑工商合併成聯合書院，張會長亦因而成為聯合人，在1958年畢業，是第二屆畢業生。

想當年，文公子還是大學四年級生時，已擔任校友會會長多年的張博士，親臨書院月會，宣傳校友會並邀請同學加入。記得當時張會長在台上高舉其會員證，謂加入校友會，只需繳費一次，就可享終身會籍。文公子當時認為畢業後仍可為母校服務，的確很有意義，加上受張會長的宣傳功力打動，於是立即填妥入會表格；尚未正式畢業，就已成為校友會會員。

畢業後，由於正值拚搏期，一直沒有參加校友活動。直至有一次，校友會舉辦「午間茶敘」，題目是「如何應付壓力」，由曾繁光醫生主講。當時有感工作及人事壓力沉重，於是報名參加。記得張煊昌與何萬森兩位師兄都在場，亦皆平易近人，非常樂意與我等小輩交流，而講座內容亦真能有所啟發，於是就多了參與校友會活動。及後得何師兄舉薦，加入校友會成為幹事，為校友服務貢獻綿力，轉眼間已經20多年。

文公子在校友會上，常踴躍發言，因而受到會長注意；在加入幹事會僅兩三年間，由於有理事離世，經張會長同意由我補選其位至今。而未成為理事前，張會長已直接指派文公子出任中大校友會聯會幹事；去年更在張會長及一眾領導支持下，擔任中大校友會聯會會長。

張會長對捐款支持中大校友服務及教育工作，不遺餘力，因此中大校友會聯會教育基金會屬下有中小學和幼稚園，都分別以張煊昌為名。而他的領導力也非常強，亦深具管理智慧，文公子常在張會長身上偷師不少。張會長嘗告誡文公子云：「不要做將來要擦屁股的事」，的確幫文公子省卻不少麻煩。

記得有一次聚會，他問起我最近生意如何，我答說正努力找新客戶。他二話不說，第二天就命公司一位總經理來電，說有公關工作想我幫忙。張會長對後輩關照之情，至今仍感激在心。文公子的會長任期於8月31日屆滿，而張會長剛好在我任內離世，思之悵然。謹書數言，以表深切哀悼之情。

淑梅足跡

陳慧琳強勢回歸樂壇

車淑梅

昨天暑假正式完結了，莘莘學子開學了，樂壇天后陳慧琳（Kelly）也宣布強勢回歸樂壇了。「過往幾年浪費很多時間了，不是Covid（新冠病毒）是Coma（昏迷），簡直是『昏迷』，什麼也沒有做過，我的體重大了兩個碼，褲子全部縮小了！兩個小朋友開學，全無問題，因為已不是第一次開學，昨天我沒有陪他們回校，由爸爸負責，以免製造混亂，不過我間中也會參加家長活動的，年年都見面，大家再沒有什麼驚奇！以前放暑假總會一家外出旅遊10天左右，今年工作多了，照顧不太周到了，只帶孩子到新加坡陪我錄音，也不知什麼是樂壇天后，他們只知道我是唱歌的，路上有人要求和我拍照，會追問是誰人？笑說原來媽媽也有粉絲的嗎？」

回想1984年Kelly在紐約設計大學放暑假回港，客串拍了張學友《偷心》MV，她記憶猶新，「學友沒有架子，又和我談天拍照。（他最近耳水不平衡在台上滑一滑，你也試過在演出時發生小意外嗎？）有呀，記得有一次在紅館Echo的時候，趕忙去更換衣服，就在那時整片腳趾尾的腳甲飛掉了，我還記得我搽的是黑色趾甲油，沒有流血，我也沒有時間去想痛還是不痛，即刻叫着走呀、衝呀！站在台上要跳舞，幸好鞋子非露趾，穿着靴子有保護，表演完了也不知痛，想起了飛掉趾甲真恐怖！（會不會打電話去問候前輩？）那就不要煩他好了，如果所有的歌手都打電話給他那還得了，內心問候已足夠。」

Kelly入行接近30年，是人人口中的「人生勝利組」，她自己贊同嗎？「噢，我是一個易滿足的人，所以都算的！但是我人生中也有挫折，例如去年12月我撞車……有流血沒有昏迷，最重要仔仔無事，我塊面腫到好像打Boxing的人，雙眼睜不開，我也不知道縫了多少針，只知道醫生說傷口縫合得好要一層一層地縫，醫生真好手勢，當時我面上有青色，又有紫色、綠色，最終變成黃色，真的是一名黃面婆！其實當時不算嚴重，但我這一行是靠樣子的事業，所以都算是嚴重，額頭爆缸了。我天天在家裏坐着，完全沒有胃口，當時我真的瘦了，很擔心樣子受影響，因為意外後那位醫生指着我眼角受傷的位置，直言他日好了之後眨眼會『戚吓戚吓』的，嚇得我要命，後來轉了另一位醫生，他沒有提起那未來情況，好彩現在真的完全無事！」

「另一件事，我懷孕5個月失去了孖胎囡囡，當時真的好傷心，要靠自己去調適，幸好自己EQ夠高，凡事不用想到最差。入行以來，我最喜歡《風花雪》，每一次唱都好有畫面，好有感覺，入心入肺；最難忘演出就是當年我在紅館演唱會宣布自己結婚，得到全場歌迷的祝福！9月13日是我的生日，本來好快樂，但想到又大一歲就不快樂了……到時應該在練習中度過，因為澳門演唱會將會在9月30日和10月1日黃金周舉行，我平日都會好低調不安排慶祝，因為平日已經夠熱鬧了，生日可以平靜點……（去年50歲沒有特別慶祝？）五大關沒有特別，身體無大變化，其實40多歲時會幻想50歲會怎樣？當50歲時沒有特別，所以60歲也應該不怕，一定不是想像中的差……」

「今趟復出有好多服裝都好新穎，像泳衣加一件袍好有氣勢，但我不知自己是否着得來，不怕丈夫不批准，最怕過不了自己那一關，20幾歲不穿着，忽然間50歲才穿上，是否有問題？以為我有露體狂，哈……如果我接受不到，設計師一定會有辦法的……我好有信心……」

可愛的Kelly EQ高，永遠是自己的心理醫生。預祝Kelly 9月「重新啟航」美滿成功、生日快樂，繼續好福氣，天天都是大日子！

◆陳慧琳9月尾將在澳門開騷。 作者供圖

紅查館

陳百強《喝采》修復版來了！

查小欣

9月7日是陳百強65歲誕辰，陳百強歌迷會隆重其事，舉行晚宴紀念偶像，筵開18席，陳百強家人、契爺及陳家好友濟濟一堂，包括鄭國江、胡楓、趙善簪、趙曾學韞、田北辰、周國豐、夏妙然、鄧達智、陳圖安等。晚宴由歐陽德勛擔任司儀，著名靚聲琴手Vincie現場伴奏，有聲有色。

場地門外有陳百強的紙版人像，懷中抱着一大束紅玫瑰歡迎大家。會場四周都是陳百強的巨型靚仔相，供歌迷打卡。陳百強至愛紫色，歌迷大都穿上紫色大會主題T恤。

陳百強的家姐陳小儀、幾位哥哥和眾嘉賓陸續上台演繹陳百強的金曲，首首耳熟能詳，連91歲的胡楓也上台高歌，台下歌迷拍掌應和，氣氛高漲。如果今年舉辦一個陳百強紀念演唱會，由他的好友歌手獻唱他的作品，會是多完美。

今年亦是陳百強離世30周年的日子，他1980年主演的電影《喝采》經「4K數碼修復」後，將於他逝世的日子10月25日在尖沙咀iSquare英皇戲院舉行慈善首映，非常期待。同時戲院大堂會有陳百強的大型展覽，展品全是歌迷提供的珍藏。原來《喝采》是英皇電影投資的第一部電影，所以特別有意義。

跟陳百強結緣是1981年，他和張國榮主演《失業生》時，老總派我去探班專訪陳百強，當時是夏天，電影在尖沙咀栢麗大道拍外景，太陽猛烈得眼幾乎睜不開，陳百強抹着汗說：「這麼好的太陽應該出海遊船河。」話雖如此，他仍十分投入拍攝，交足戲份。

這個專訪後，跟陳百強成為好友，我工作的周刊舉行周年紀念晚宴，每次邀請他出席，他都爽快答應，必定會聲明「因為你」。巨星撐場，星光熠熠，很有體面，亦奠定了周刊的認受性。無言感激至今。

轉眼已走了30年，在另一空間跟陳爸爸陳媽媽團聚了。

◆陳百強家姐陳小儀。作者供圖

百家廊

未了情

林開炎

不怕你笑話，少年時的我老渴念姐姐婚期的到來，因為那日可美美飽食一頓且不說，單是鄰人的一番美言便足令我心馳神往。鄰人更是繪聲繪色地描述着，福建永定縣湖雷鄉（姐姐婆家）一馬平川，煙波浩淼，河闊魚肥哪。最具吸引力的是作為滿舅子的我還享有諸多榮耀，諸如就餐時享坐上位、獨領紅包、率先入座動筷等，我能不怦然心動嗎？情急之至，有一次，只因姐姐煮菜的味道太淡，我竟衝姐姐噴出：你早該嫁走了！招來姐姐嚶嚶嗡嗡的哭泣，還有什麼比這一招更狠毒的呢？在場的堂哥也直說我狼心狗肺，「你阿姐原本是聰明人，卻早早輟學，每日蒸飯、浣洗、餵豬，爾後，還要鑽在草木叢中摘金銀花、削蘆葦、刨冬筍等，不正是為了你們哥倆？」我聽了卻頗不以為然，還偏着頭振振有詞：「女孩原本就是這個命唄！」

出嫁那日清晨，在仄仄的樓梯下，父親兀自對着牆角抹眼淚，幼稚的我竟以為是父親眼裏飛進灰塵什麼的。母親的神情也很憂傷，她默不作聲地拿出米篩和篾籮，端出藤椅，米篩旁邊放好紅鞋，姐姐的紅嫁衣則按在藤椅上。母親讓姐姐腳踏篾籮，邊給她穿紅鞋、紅衣，邊默默地唸着：「這一去，好好生活，篾籮量米斗量金，代代出個百萬公，做五代婆太，發得多，賺得多多……」說完，緩緩地扶起姐姐走出家門。而此時的姐姐呢，一改平素的燦爛笑靨，始終緘默着，眼眶裏還掛滿閃閃淚花，見此，我也樂不起來了。就在姐姐跨出門檻的那刻，「哇」的一聲，姐姐再也撐不住了，倒在母親懷裏號啕大哭起來，聲音是那麼高亢、遼遠而揪人心肺。

穿上花花綠綠新衣的族人陸續匯集到我家，呵欠連連，但卻睜大眼睛笑彼此的花花綠綠。突然，接到姐姐婆家捎來的音訊，因為連日暴雨，中間一段路嚴重塌方，迎親的兩輛東風車只能開到半路，所以，送嫁的必須徒步30公里開外方能接嫁。頓時，族人怨天載道起來，「哪有叫送嫁的外家（娘家）走這麼遠的——今日我們最大！」不知何人一開腔，就引爆全族人。「咱們林家的大妹子可要受苦受難了，嫁給外山（湖雷）人茶都甭想喝了，外山人可冷漠哪。哪有我們內山人一樣，茶都可以把外人灌醉的！」「湖雷人家，到處冰冷冰冷的，燒石（煤）炭；哪像我們燒柴火的，裏外熱熱乎乎的！」族人一手撐着雨傘一手舉着紅通通的火把，一路罵罵咧咧。此時的我還要負責拖青——拖着山上新砍下的茶樹，寓指把財運帶給新郎官，小哥負責打燈——提着油燈，寓指祝願新郎官添丁添福。對於族人的牢騷，我聽得句句似乎在理，但卻極力想替湖雷那頭辯解，一如自家的至親——姑姑嫂嫂，因為湖雷那頭已經升格成姐姐的婆家了，但是最終我們幾個至親還是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沉默，雖然腿腳也愈漸發沉、發顫……

偌大的湖雷映入眼簾，土地平曠，屋舍儼然，洋面開闊，水勢浩大，老家的所有溪水匯集在一起也不及也，難怪在這裏水不再叫「溪」，改稱為霸氣十足的「河」，在我們內山人眼中，湖雷就是花花世界——香港。「雷姓（姐夫姓氏）是我們湖雷的土著居民，屬畲族。」操湖雷腔調的主人介紹道，聽膩了本地腔調的我們，一聽到新鮮的外地腔調，骨頭都酥軟了，紛紛偷偷地模仿怪腔怪調起來。「你姐夫家是大戶人家，他爺爺先後討了3個老婆，大老婆、小老婆、三老婆呢。」一切皆是新奇，方才還是罵罵咧咧的族人一到湖雷，卻緊張得大氣不敢多喘，皆瞪大眼打量着眼前的一切。「這是啥？」「小金魚都不懂？金碧輝煌的，好招人喜歡！」「哇，房子好大好長，一廳一廳穿堂式的……」

「鑰匙不要那麼快拿給你姐夫喲！」嬸嬸鄭重其事，我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，下意識地捏了捏口袋裏的新鑰匙——開皮箱嫁妝的鑰匙，「傻瓜，你姐夫得先拿紅包來納（抵）啊。」傻愣愣的我按照大人們的叮囑行事了。就餐之時，同桌的族人畢恭畢敬地等我——最尊貴的滿舅子就坐、動筷，方才依次就坐、動筷，而其他餐桌的客人卻無視今日最尊貴的我們的存在，早已鬧騰起來，揮筷，起身，打湯，毫無規矩可言。一位族人低聲嘟噥道，「唉，那邊坐着的女子還一隻手支着下巴，一隻腳高高地架在長木凳上哪，成何體統！」對於族人的嘀咕，我們小孩並不在意，我們在意的是紅包和舌尖上的美食，諸如大塊大塊的菜乾扣肉啦、香噴噴的鍋篤粄（大米磨成粉，混合花生、白糖油炸而成）啦、渾圓脆爽的牛肉丸啦。酒終人散之後，我們才戀戀不捨地離開餐桌，大嘴巴的堂弟乾脆叫嚷開來，肚子撐得無法行走了，其實我們整個送嫁的族人皆「英雄」所見略同。湖雷老街店舖林立，古色古香，曾是唐代設置的「上杭場」場址所在地，在這裏，我們看到了叫賣豆腐花的，叮叮咚咚彈棉被的，給人畫人像的，我們的最愛則是穿過逼仄的巷子，捲起褲腳，顫顫巍巍地蹚水，還鬧騰着要抓螃蟹，無奈大人多次叫罵方才作罷。這時真心佩服姐姐的英明選擇了，對於姐姐遠嫁湖雷，當年父母是堅決反對的，父母覺得遠嫁外地的女兒就是斷了線的風箏，即使被婆家欺負也全然不知。

返程的路上，隱忍了一天的族人罵咧得更是痛快，而我心裏卻掛念着被我們撂下的姐姐。

愉韻度曲

文心淬煉紫砂行

梁君度

應中國紫砂文化研究會邀請，香港東方書畫院一行11人到江蘇宜興丁蜀鎮與當代紫砂大師們合作紫砂壺。所謂合作，是紫砂大師做壺，我們在壺上銘書寫畫，添磚加瓦，錦上添花。

紫砂是宜興特有的黏土，含鐵量高，做成各式器皿，古樸典雅，無煙塵氣。特別是紫砂壺，更是文人所好。亘古紫砂百年壺，尤其大師手作，一壺難求。文人紫砂發端於明末清初，興起於清代中期，鼎盛在晚清。文人紫砂的壺銘書法和詩文內容密不可分。晚清時期，文人通過詩、書、畫等藝術形式將極具內涵的精練言語鐫刻在紫砂器皿上，配合匠人精妙的工藝，創作成文人紫砂器，將文人群體高雅的志趣、超群的識見及自身的文學修養、藝術審美和生活情趣凝聚於紫砂器之上，達到切器、切茶、切意的藝術境界。壺銘書畫在紫砂文化史上佔據重要地位，紫砂文化至今歷久不衰，與文人墨客的文化內涵密不可分，互相成就，使其超越一般工藝紫砂，所以文人紫砂被譽為紫砂器的天花板。

東方書畫院組織的紫砂文化之旅，筆者與知名書畫家鄧兆鴻、葉永潤、張成浦、陳定璟、吳小玲等首次與宜興紫砂大師合作。宜興紫砂大師在我們赴宜興前幾個月，便預先製作幾百把壺，我們到宜興第二天便開始與十幾位大師合作。他們所製的紫砂壺，已堪稱一流藝術品，既有實用價值，也有收藏價值。我們再寫詩繪畫於其上，終於製成文人紫砂。

在紫砂壺上書丹，寫畫，屬二次創作，第一次創作是紫砂大師構思設計壺。紫砂壺通常分3大類，一是石瓢壺，二是西施壺，三是仿古壺。首先，造型經過精心構思、巧妙設計，經過多方面的推敲，才能定型。每一把好壺的造型設計與創意，大師們都須費盡心思。大師們把壺胚做好，交到我們上手，我們須按紫砂大師做壺的創作意念，寫上合適的詩詞或名句，配上畫，這屬二次創作，我們在壺上銘書「同飲一壺香江水，唱響時代正氣歌」、「大雅紫砂」、「壺小乾坤大」、「紫玉金砂」、「一片冰心在紫壺」、「月滿蓬壺」、「獨攜紫壺上翠微」、「紫陶墨韻」、「翠紫嫣妍」、「天紫韶雅」、「紫砂春秋」等等，或配山水，或寫荷花、水仙、牡丹、菊花等，最後做成我們所謂的文人紫砂壺。在宜興3天，我們共合作製作了270把壺，超過了原計劃100把壺的預訂目標。這批壺燒製好了，便會安排來香港做一次展覽。

這次東方書畫院紫砂文化之旅，和我們合作的大師有周汝平、呂俊傑、許艷春、李霓、談躍偉、范建華、陸君、張毅、曹安祥、夏洪林、薛晨芝、曹建國、沈國平、顧濤平、陳成等。

◆香港東方書畫院紫砂文化之旅。 作者供圖

從零創夢

學會接納情緒

王嘉裕

現在大部分人都時常會被情緒困擾，相比以前，現在的人生活在這個年代，似乎要面對的壓力更多、更大，所以我們以前很少聽過心理問題這個詞，可是換到當今社會，人群中來來往往，每個人都藏着自己的故事，自己的心事和情緒。有時候，我們都會有這樣莫名的時刻，會覺得心情不好但也找不到任何緣由。

也有大部分時候，我們的確會被各種事情牽絆着，生活的種種壓力和焦慮等都會在心裏埋下一顆顆種子，每一種不開心的背後可能都藏着一個被忽略的委屈，如果不懂得正確處理便會影響身心甚至蔓延到整個生活。

情緒就像一根管道，當堵住了要做的是及時疏通，而非時刻控制。成年人的世界也很不容易，每當遇到不開心的事情時，也許總是告訴自己——這點小事算什麼，不能有壞情緒，於是就這樣一次又一次忽略、壓制了情緒，可是如果不斷去壓抑，最終壞情緒累積到一定量，就會在某天徹底爆發出來。

其實人生的常態是喜憂參半，而對於創業人群來說，更是承受着非常人一般的壓力和焦慮，幾乎所有人都是這樣走過來的，選擇了創業就自己默默承受着一切，在失敗中一次又一次堅持，到最後成功了，別人才開始羨慕我們的成績，但箇中滋味只有創業者才會懂得。在創業中遇到的煩惱真的太多了，我們沒辦法讓每一天都過得很順心，也沒有辦法讓每一刻都過得很如意，那我們應怎麼處理？

有時候，最重要的不是去對抗那些不開心，而是適當地去釋放自己的情緒，也不要把創業看得那麼死板，其實也是一種人生，一種生活方式而已。如果你正在面對說不完的煩惱，不要急，急也沒什麼作用時，不如去吃一點喜歡的東西和做喜歡的事，或者換一個舒適的環境，為自己輸入一些新鮮的正能量，不要把自己繃得太緊，要學會給自己解壓。

學會接納自己的情緒，但並不是隨便敷衍它，許多時刻我們可能對情緒有一個誤區，總以為好的情緒才會被接納而壞情緒是應該被捨棄的，其實壞情緒才更需要我們耐心處理和釋放，並從中得到某種啟示，一切情緒都有它們存在的意義，尋找情緒的原因——如果是因為創業中運氣不那麼好或是期待的沒有達到……每一種情緒的存在都是有原因的，我們不要將它愈勒愈緊，要先學會接受，明白究竟是為什麼不開心、不自在，然後才能更好地調整和修復。

說到最後，人生有千千萬萬種活法，成功也有不同的標準，但心態好，情緒穩定，便會是最大的贏家。